鶴林集

一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鶴林集卷二十七

宋 吳泳 撰

序

洛汭寺詩序

果謂者得趣于圖經入亂山步避人事豈圖崇篤舊游脩禊弄書相勞撫清居吟詩之適也山間地幽境僻游者病其窘也故卑軌屐蓋幽所不及因得與一二道士施汗漫游經高丘陟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意有所極境

隨心會其欝然而陰粲然而榮者與鶴宜黯然而深淵然而静者與琴宜河柳不種自生水花不植自富道庵相望樹禽雜語與詩宜但年來不甚作詩自被罪而去何繇更有高思所喜是閒老氏藏室收書最備時得滴露點甘棠義焚香讀谷神賦如龍虎要訣鉛汞密言亦復克扣問其鑰如此而去體觀静頗發深省若得富彦國諸公以園契宅契户契相遺則便可隨地卜居作苕霅閭農夫第恨此去京城猶近爾數日來舊吏忽報有

寧國之除聖恩宏大不至擯棄如此薄聞鄒樞亦以端殿出知四明則景仁徑上必矣敗類者之例何庸援耶所願貳贊樞極燮和陰陽使某輩得為太平幸民或述為中和樂職以歌詠鴻化不啻止足早晚便過湖州去相望雲闕益遥臨楷覼縷

答杜成己書

某一年不通記室之問近覩黄紙除書承知顯奉明綸同僉宥府蔽自聖斷協於人心慶愜慶愜某每讀國史

見張忠定公嘗語人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量無如王文正面折廷爭有風采無如寇萊公時太平興國五年一榜如向如蘇如宋皆宰相皆參政樞密而忠定不數焉以人重故也戊辰金花之帖自年魁而下凡六政府淳祐一歲之間自知院而次凡三樞密同登之盛抑不讓太平興國矣然而位之高者人之期待也必重名之盛者士之責備也必深況素號君子為朝家之光者皆以為樞密一人則開

濟規模經綸事業又不同春官考禮掖垣糾劾時矣今
屯坎之交不變否泰之機相反扶善人之紀主公道之
盟引類達才輔時宏化於樞密有望焉某一擯二年杜
門守拙寓居之地雖近京而實僻人客少所往來向來
讀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見傳注解說叢雜無所統一亦
欲參考訂正一番工夫浩闊勉焉孳孳斃而後已更不
復仕矣惟是樞密得路不容不為吾黨致一箋之賀更
不繁述褻儀之問伏乞鈞照

又

某比者伏領槧誨小姪自浙東來又袖出前所賜鈞翰啓緘熟讀不惟眷愛有加而尊謙下問懃懃不已亦足以見大丞相開誠布公之心集思廣益之道已度越流俗數等矣邦聞舟次蕭山小憩調護天祐者德當即康和海內所望丞相之亟造朝者尤急於望霖雨也鈞翰謂近年以來雖有改絃之迹而不聞調絃之音誠為至論大丞相平日清夷直大事到手幸勿以憂畏為懷元

祐初或有以他日報復之事撼温公者公以為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丞相儻有大建明終利於國家者便當於進見之初歷歷敷奏不必疑其所行也某久屏林壑寡所聞知但於灾病之中時發深省請以疾喻人有抱痞鬲之病前之醫者暴下急攻率多攻心伐性腐腸之藥今既更醫只須用參苓君子甘草國老之劑以調養之陸子靜在勑局官時或問如見用則以何藥醫答曰某只有四物湯任賢使能賞功罰罪而已其言頗有味大

丞相以為何如

答李强父書

宗勉

某伏自丁酉去國奉違光範已跨四年昨者薦拜柔緘申叙衷曲計必關徹鈞覽丞相秉鈞以來盡道事君清不言貧勤不言勞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真可以表儀百辟矣但有沂公守正奉法之心而事權不如慶歷之一有温公至誠用人之意而賢才不如元祐之聚智獨運而難周善孤行而無助有志於當世者不能不為丞

相憂也近者以唐伯玉卿奉常以王幼學秘書監殊慨
公論前所名者子華元善直翁胡爲猶未赴闕邪蔡遵
父最重於丞相者甫及脩門而遄得郡郭子喬風力可
以擔當事而天又不假之年雲氣簇則成雨今片東片
西牢落如此安足以熙百度而釐庶工哉況時機易失
聖恩難恃丞相只宜咨加之意也某踈戇之人動與時
忤置身多士之邪既不能飾過使容以擡聲價又不肯
奉貴要以虐悖婁飛文流言譁於都市凡契舊朋友皆

能具道所以然之故其得免於戾幸矣昔楊文公大年累被譖流落於外賴王文正公始終保全之某之文之才何敢望大年而丞相之心度實無愧於文正儻蒙篤念登門之舊許以退閒俾得早脫郡事而去不勝至幸言莫能盡伏乞鈞察

答蔣良貴書 重珍

某頃從吳先知處附拜赤箋之問諒已洞徹書月後來竊聞蘭橈桂棹纔過湖州抱晴月兮擊明鮮望錫山兮

歌欸乃入遂不得耳其拏音茲風亦高矣汩汩朝市中日撲紅塵數十斗其與酌泉煑魚玩易髓窮天根立於吉凶悔吝之外豈不大相遼絕哉近者藹儀倏鉅倏變載籍所無某與景仁和仲二三朋友首上封事後稍稍有應詔者不過十來篇却咸傳校書奏疏偉甚諸君皆羣隊使藥而閤下獨用一單方果有之乎欲借副本少觀千萬惠教某叟作漫寄乞訂其是非幸甚良晤未有期願言宏毅堅一護雪中之松栢以副朋友之望

又

某浸踈記史之問又見秋風矣紀綱來自錫山粲墮寳帖訪以辭受之誼拜名以尊君辭賔以存已真至論也先儒蓋有居其位而不乞歴子不求恩封者是亦此意某謀乃心問諸朋友俱以為處得其宜獨和仲獨謂辭受只有二字當辭則辭當受則受界分不令分明和仲之說所謂既切而又磋之既琢而又磨之亦玉成之道也聖學路長良朋難得荃蕙化而為茅蘭芷變而不芳

者大可懼也近以再當陛對不敢不力但顧瞻天下事
勢惟兩頭為重只得首及父母之邦令録一本仰干是
正有未瑩處乞賜指教可也景仁聞陪杖屨游山甚適
恨不倒冠落珮相與共酌此山之泉爾良晤未有期願
言以前修盛德大業厚自涵養

又

某頃鄉進士歸艸艸附一箋弗及詳問啓處兹蒙專使
惠示寶帖且知祠庭為況之安差以自慰㦲冠盈庭邪

正雜糅之立言不患不可知而間界之為患最大所以孟子愛說問字周子愛說幾字晉宋間愛說户限字唐人愛說模稜字此尤不可不察也校書初對與後來封事如一盆池水清潔純白更無些子渣滓不但言之誠而又行之勇故中都之士愈久而愈加敬也近又聞上為君難七箴密啓而不欲人見然誠亦豈能自揜哉抉秘藏以指教可也景仁既出和仲久在告不出次第亦勇於行澂之之諭敬悉當達感意賫章添倅之命又

復封起張劃地擔閣也欲言浩如海島日酌恵山之泉共談亹亹

又

某初春交訊之後坐此袢暑不能嗣遣一紙訪問死生代木之思與在原之情等其懷慕何敢忘也舊書吏傳賜瑲帖繼又領一梅萬竹兩記梅之辭腴竹之辭勁腴之極則不狃於偷而敬生勁之極則不淫於樂而和生此則主人大意而客於此蠡測焉不識是否某嘗仕於

東南而所得之士曰徐毅齋蔣梅堂而已毅齋躬耕壟畝蔬食菜羹眞所謂簞瓢猶是者梅堂不臭富貴之餌則近之或者猶謂用度稍廣更須謹自裁節使之可繼則善矣頃送景仁詞録一本去併同送和仲三詩徹之一詩偕往幸賜指教石屏恰方得鄉人寄來者二堵供几案之玩詞餘更乞講道自力

答陳和仲書　塤

某再拜言私門挻灾荊婦以久疾竟至喪逝仁者篤念

友朋之倫唁問以書且欲勵之古禮安敢不遵來教大
卒自亡婦初終飯於牖下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凡大小
斂朝夕奠成服之制一如文公朱先生家禮中間有家
禮所不載者一二條本欲扣問而太夫人在堂避嫌不
敢請上舍令弟訪臨已言其略矣衰與其不當物也寧
無衰聖人於名物度數之間廣狹輕重之等謂稍有不
當則直以為亂禮而不如已則子之為親喪吾儕之為
妻服是不可不細講明也前日荆婦初終之日方縱縱

爾未克即答人懶疏禮在成服之後故具此忱悃白於
執事或更有以相其不及者切冀終言

又

某猶記嚼別酒於青湖翠柳間今蘆花又霜矣諸賢去
國士氣銷耎孤標峭直挺然如寒澗松誰得佀良貴危
言鯁論毅然如指佞艸誰得佀和仲志正氣一亭亭然
如直竿木誰得佀景仁每恨氣稟差弱學力不充未能
即去以追高賢之躅然離騷所謂荃蕙化而為茅蘭芷

變而不芳者則深恥之也某登朝六載輪對者三上封事者一每當陛對必自盟其心不敢有一詞諛悅其上近十九日上殿為首遏機會之說次陳州縣禍變之源兩僉黃又是一事喬丈謂上足以開釋君心下足以整齊國事子靜謂此諍論第一籌也則斯言亦過矣不啻和仲又以為如何台客高綿州性行良實鄉閒耐久之交必經行治下幸暖熱之欲言如海書非盡言之器所冀以天下之寶為天下愛惜

答高詹叔書

某自姻翁除内翰時嘗馳一紙之賀近從山間讀淳祐朝報承知渙號明廷升班端殿翰林之班高華蓋免辭健筆於禁涂樞極之貴近太微尋典神兵於宥府有光吾道式壯斯猷某嘗考國朝自南渡以來跨百餘年蜀彥之登朝者僅三宰相十政府而端平及淳祐不七年間鶴山與樞密兄弟聯居其二峩眉太白之西井絡輿鬼之南想龐老遺黎讀此詔書當預有生意矣雖然位

之高者規模必宏名之盛者責望斯備整軍經武以折
遐衝洪化亮功以賛元宰達才引類護良摘姦以壽國
脉實於樞密有望也某一擯二年杜門守拙雖不能著
錢神論以救貧但時復賦癯鬼詩以驅病瞑如槁梧僵
如仆柳更不復有嚮榮之望矣惟冀諸賢協力輔時共
登太平俾得養遺息於田野閭即為幸也草此抒賀餘
祈護𦆵褕鐔調芍藥畧埒宣廷麻以福海縣

答家本仲書

某嚼別酒於金泉跨五霜矣丙夜更燭講學談經瑩然
金玉之相觸如仁義之言時見夢寐中更多故雖不能
以書訪問死生而聲臭之同岷峨以西江浙以南其氣
脉未嘗間斷天清龍尾之道夜下鵠頭之書有來蜀珍
以壽國脉本仲又掄魁之望上岸之英積年名聲博此
一名直也但俗流世壞人物衰少勉齋既下世宏齋繼
沒毅齋孤立於婺女之濱罕與世接留宗庠者惟葉六
十四丈時復往來咨問相與求為精義至當之歸若更

得本仲肯來則吾黨增重矣其如直言之士朋友間却
自有三數人一二年間亦復引去陳和仲未得出黃成
父方上二公精神諤諤議論挺挺俱有可觀見說成父
自與本仲素厚自黃先生之門來者其風猷意象自不
同也契丈既與詹叔光遠同名察之命今劉己如京師
則二賢歲晚亦須出峽速理行艫慰此延望可也恭伯
撫機久不相聞間三薦而三泥豈非數邪李永弟聞屢
得款承倅於文物之邦不能不借潤耳矮牕雨暗布此

崖略願言為天下之寶珍毖

又

某自被罪去國得郡萬山間中都厚祿故人音問斷絕雖耐久朋如本仲亦復作疎然非閒也經幄之儒史觀之彥道不得行以望議慔每為斯世惜之隱不以吏雲度必從容無事居敬以窮理脩身以俟命工夫當益精進視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矣某以書生試郡亡補事功不過以平日得之聖賢者而推之於民脩明教化

扶立綱紀愛護本根使士循理吏畏法盜賊不入吾境流民不飢餓於土地凡所施行具有條目上下亦粗相孚信獨是郡計彫瘵甚上弦急迫徵調煩興寧書下下考不奉急急符也邊聲屢警蜀事尤可憂近得親友書見說兄弟親戚間顛連而死於兵難者頗衆痛貫心膂積成痞脹仕宦之意頓闌矣三上丐祠之請期於得去而後已季永弟秋時卧病池上久搬挈來此近方小安聞自拜書矣餘祈冲輔氣機益宏道力慰友朋之望

又

某曠不嗣音三見黄花矣某之懷本仲想亦猶本仲之懷某也制參高明勁節如火後琮璜雪中檜栢愈久而愈耐看況諳學精深出詞霶霈書囊疊疊終日不能休退之所謂吾行天下得此於人葢少矣内而望史筵外而都漢節皆分所當得者但世途逼仄賢路荆榛或者猶以薄恙為辭豈知司馬温公不以甚疾而不登顯位楊龜山不以老病而不處經筵尹和靖不以筋力衰憊

而不受命造朝朱文公不以足疾未瘳而不上殿登對
況本仲嵗月未邁精神尚强而無有挽之推之者知其
賢而不與立豈非在位者之責耶某一擯四年更不復
出仕獨是道不加修而老色日上面又思向來講學只
是半間半界无諸平實處今只欲耐心攻苦了却數卷
殘書與村秀才子輩尋數行墨畢此一生耳

答程季與書 公許

某春首嘗飭一箋致鵠板招賢之賀山居習懶弗克嗣

音誦懷人之詩每深嚮往茲承北闕疏榮西垣掌制青城地青城客固多人物之炳靈紫微花紫微郎尤覺文章之增重矧聲名如月未望才業如川方增華涂要職何可量哉某嘗謂蜀文章為天下冠漢相如子雲同工異曲唐陳子昂孤騫獨步國朝四范有絲綸譜二蘇有制誥皆温雅麗則王岐公被遇三朝大典冊獨出其手每一篇出人爭誦之亦華陽人也渡江而後更不繁叙端平至嘉熙更掌内外制令已四人某雖不才亦預茲

選茲得季與詹叔相與討論潤色斯文之末喪蓋天也

此不但為中書賀為國家賓賀某晦跡山林誦衣錦之

章絶不從事筆墨見故人得路遂喜而作此紙殊愧草

率不莊好也東嘉之除出於望外方且免牘念不可不

伸賀謝之悃餘冀護太白璫毓硫黃舄徑上鑾坡以賁

飾萬物

又

某日者聞有去國之命嘗與公發商量借張氏别屋以

後從者溪頭望已久跫音闃然佳人不來徒有浩嘆近
得到安吉後書知所僦屋甚華某嘗愛韓退之語謂中
州士大夫以官為家去則無所於歸令季與雖為萬里
客而得屋之寬潔乃如此就溪買魚擲水弄月何妨賢
者之適其適也人家不如意事更何必掛諸口耶某髮
種種矣以一日之力分為十八分讀聖賢諸書一二分
應酬人事率是為常閒亦有發深省處若郭外一頃薄
收更得州家繼以廩粟則社某日雞臘某日酒可以因

節聚族屬會朋友話鄉曲之情也薄儀餞歲餘祈以斯文斯道珍燮

答劉時可書

某別丰儀邈不記月一自振旆登朝苕溪去天不尺五日聞鳳鸞之咮暨得奏疏觀之則亹亹乎仁義之對而懇懇惻惻愛君憂國之忠也近傳黄紙除書人皆以芸省郎賀時可道韻冲澹神峯峻峭薄蓬萊而不即此風高矣端平諸賢去國之後岷峨之下尚有時可德方二

入與雪山爭明又未知德方過衡陽否某一擯四年竊然林水間更不復有榮仕之望嘗謂士不難於得時而難於得日之暇胡文定公歷官四十年考第不登六載朱文公歷仕五十年立朝止四十日仕于州縣僅九考所以得此歲日之暇能盡讀聖賢諸書吾儕官職考第過於先民而學問工夫不及前輩若更不及此時倍用其功復悠悠憒憒則將恐有初平無及之嘆矣某粗有著述一二未脫槀四方朋友來討求記者却俟得墨本

拜呈欲言如海更祈以天下之寶為天下珍㤅

答謝德方書

某音題不㝷久矣庚寅之秋曾對説夜氣一章占答來教江浙望岷峨相去萬餘里恨不能時以書往復瑩所疑以融會於一但有懷賢之思耳德方神踈而識練才老而意新如未望月如方至川何可涯涘蜀梱貢珍羣英彙進芳名在周八士之列甚休甚盛好風西歸鵠頭之書當夜下甘泉矣某登朝六載一無補報濫丞秘府

復貳封曹人謂丞為天下之清官爵乃朝廷之公器而
子兼司之亦可謂遇矣然區區所性所樂蓋不在是臣
之事君有多少不盡分處茍盡其分則雖卑官冗散亦
可以行志茍惟不得其職則雖一歲九遷天官清華可
以立致但見其皆外物也德方以為何如因遞函抒賀
忱餘祈為清廟之器珍珤

又

某前歲定叟歸嘗抵情作狀尋蒙瑤墨下墜殆如垂露

在手手之不釋大化更新諸賢彚進德方以前官名殊
愜公言但某嘗讀易竊疑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彚
征吉否之初六亦曰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泰否之時
各異君子小人之進不同而皆曰吉何也及以象考之
則知泰之君子其志在外凡建事立業澤物活民皆外
也若否之小人其志在君則止於得君而已故一征字
為君子喜一貞字為小人戒德方才到闕必立登要津
蘇欒城正邪不可參用之對劉元城氷炭勢不兩立之

說式者以為當作龍象筵第一諦也某道方志拙端平間開口論事至為權姦所扼一擯六年三遭論罷凜凜常有不測之憂今翳然林水間更不復言仕矣偶得外甥書却聞朝旆已及脩門殊以為喜輙扞一箋就令致為慶餘祈精蹠天和堅保初節以副友人延矚

鶴林集卷二十八

宋　吴泳　撰

書

與魏鶴山書

某屬者拜箋尋蒙報翰憪誨勤勤懇懇感不可為言校書讀易工夫逾造妙密不以一書窮易而支暢旁取盡將諸儒先之説相與剖析疑義訂正其真是非易之卦脉聖之精藴羲皇之心法周公文王宣父之庶類百物

將自是心契神授而語言文字之枝葉亦無所復用矣
某學不切己倀倀然如游騎亡所歸乃蒙校書手筆以
示教良發深省固荷不屑之意但資質鈍遲中庸大學
語孟之四書未明詩書禮樂之四術未瑩躐等言易恐
非盈科後進之道儻自令氣血未衰稍有長進則幅巾
隻履尚得從容扣問校書於鶴山之間也來書所說戶
外之屨以講學來以干薦干書來終令人倦於接納固
是如此然某之意更欲校書充先儒寧受百人欺之說

使好賢之心無一日替則尤見其宏大也不識以為僭否未有詹拜之日願言冲輔道腴前輅泰祉

又

某每謂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某知之為最深愈於天下之人何則文以神志為主異時選人逐客躓於憂患傷於感慨耗於血氣既衰困苦而無精采而侍郎養熟道凝神全志壹作為文章天力自到其趣窈窕而深其聲清越而長如夢筆山記捻起老去才盡一段洗筆

池記說咸之良感艮之實見處俱造微密最是李侍郎
北園記於豐道扶教極有功而舜俞山房記根本六經
之奥義演出先王之大法其於學者進學工夫尤所關
繫迨夫意與神馳文隨筆肆隱然有味之言出於記事
之外此則侍郎之所獨得而某竊以為知侍郎之深愈
於天下之人者此也獨知處祠堂記訖今猶未見本只以
前書所教謂近世祠堂太汎古無此典謂先聖先師之
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廟元不出閭里此却不能無疑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瞽宗瞽宗殷學也有道有德者先師之類也以其有道藝德行可以為人之師而祀之於學亦其宜也不知何以謂之古無此典此其疑一也自孔子夢奠邪説誣民戰國以來禮壞樂廢秦又燔詩書隳學校何有於先聖先師漢興至元朔五年始詔天下郡國建立學官而永平之際皆尊奉孔子之祀則自漢以前先聖之廟固未嘗不出闕里也禮經如戴氏所記鄭康

成所釋其他傳會處不無舛駮至論先聖先師之祀釋奠舍菜之典互見錯出少有悖戾所以陳祥道禮書朱文公學制多從其說恐未可槩以漢儒之說為非古此其疑二也古人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其義誠妙矣然延陵季子亦曰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者謂辟塞充滿流動洋溢無所往而不在也今有抱道懷德之士出為大賢沒為先師世之相後百有餘載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精爽魂幹極於神明能使人齋明盛服飾

禮容奉豆籩尸而祝之有不敢忘者茲豈强而致之哉
士讀聖賢之書傳聖賢之心氣脉之通自相關屬其祭
也非諂其歆也以類初不必即道州而祀濂溪即關中
而祀横渠即伊洛而祀伊川明道以此看得向來朱張
二先生記諸儒之祠不是放過亦禮義之所當然耳此
其疑三也侍郎稽考古文出入經傳何有一物不知但
高明之既極則往往於商論之間必欲發先儒之所未
發先儒固有發揮未盡者而天理之則人情之中恐不

能過也某晚學安敢妄有擬議而於此三條實有未達且蒙侍郎虛心下問故復以此質之門墻切望明賜開曉俾知有所據守豁然如大寐之得醒斯為幸歟前書所問紀陟魏徵二事併希賜答

又

某伏自去歲仙艎次於月峽連驛洊起居狀亦曾奉疏唁問敘州難弟之戚經閱日久響息音銷新進士來袖出雙白璧亟開捧玩乃知前所寄書悉徹穹檻矣世運

將泰朋陽彙升西山出守溫陵鶴山易帥瀘水士慶於朝農歌於野莫不舉酒相屬以為端人得時之賀而某竊以為侍郎之所可賀者蓋不在茲時也坎以剛中而亨屯以居正而利蹇以能止而頤否以不茍祿而吉困以不失其所亨而通則卦脉之起伏即天根之動静來仲往屈進減反盈陰銷陽息山川竅而日星垂是理本粲然明著於天地之兩間而世人習矣不察一遇阨窮不堪流落卑者煦煦以乞憐高者婞婞以隕穫內無可

樂者終日命酒賦詩而平生所學全不能倚靠者又未免參仙翁釋子以添熱鬧求其致命遂志遁世而無悶進學畜德盛行而有加如侍郎者則蓋難其人矣俗流化敝人物衰少政哤土裂大音不完居今之世而聞侍郎之一言一行莫不刻意竦慕而況侍郎不以此舉自滿著書渠陽内樂晏如於魏公論語序見修身踐言之有法於文公年譜序見豐道扶教之有功於濂溪諸老先生祠堂等記見根極理氣分劈義利辨明德性物欲

與夫聖傳之真俗學之涸邪說之誣尤為有警於後學其它雜著春容簡短雖若不齊而卒澤於仁義道德炳如也前輩嘗謂退之子厚皆於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今觀渠陽一編則又豈可例以文士目之耶然尚有可商量者記序銘說詩詞各自有體雖文公老先生素號秉筆太嚴而樂府十三篇詠梅花與人作生日清婉騷潤未嘗不合節拍如侍郎歌詞內重卦三三後天八

八三三律管九九立經等語覺得竟非詞人之體是雖
習次義理之富澆灌於舌本滂沛於筆端不自知其然
而然但恐或者見之乃謂侍郎盡以易元之妙譜入歌
曲是則可懼也某少粗有志於學尤好讀濂溪河南橫
渠新安朱氏廣漢張氏之書自來京師交於四方朋友
不無切磋之益而力不從心悠悠潰潰立於夢覺之關
竟無實得去年登秘府稍收放心會四庫之儲尼於遺
燼亦不曾讀所未見豈造物者終推墮於小人之歸耶

看得來學問官職必無兩立之理此長一分則彼消一分更不能長居戶限上須是歸而求之懇惻痛切倍用人一己百之工然後為有得也陛對二札謹繕寫拜呈初篇本欲提大綱領別有建白而鄉之士友適至備言去年遭變甚慘為父母之邦只得首及蜀中事末章則述所職也有未是處仍賜指教欲言甚長悃愊無繇盡

又

申寫所冀宏毅忠壯以先民事業珍惜

某自入春來凡三拜起居狀其前後兩書亦有及乎問學行己之要正欲求謦誨一語濯去舊見以來新知茲領四月念八日台翰則知僅有二月十八日一緘闕徹書月也侍郎閒靜中閱理理精義明憂患中觀物物格知至今承天子之命出守侯服只以得之聖賢者次第出之漢人何患不安夷人何患不信徑從此拓開兆定規模可也東州惟瀘叙尚可用茲得來書乃謂搜練簡閱僅得弩手百人弩三十枚堂堂大府而單寡若是將何

以為國號曰長吏實同旅人昔賢蓋不虛語也某每病
今時一種議論率謂儒者不能曉暢軍士曾不知胡安
定在丹州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為營田募土人為兵
雖軍校舊酋亭障廝役輒飲之酒訪備邊利害張直柔
每與人論造戰船法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
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天下之人何有一
事非吾儒為之邪區區所望於侍郎者更欲於實用上
做起工夫然後能有濟也欲言之事拍塞滿懷上冀存

養清明之氣輯成嘉靖之福

又

某自承侍郎建梱書櫝之禮未嘗曠絶六月十八又拜
一書附成都月遞以往不審曾洞徹穹檻否詹叔近方
到脩門已再胥會且知體況甚悉邊聲不驚軍務多暇
又聞即北山之堂址重與修築羣鄉之秀茂講道肄業
其間此古者諸侯所以師保萬民之意是固侍郎之所
樂為也然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乎事

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於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俗流失世敗壞而今之為士者猶務為空談以長華競侍郎欲築堂某謂當如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一齋治兵治民水利筭法之類各使諸生精論熟講若請堂長又當如朱文公在漳州博採公論延請恬退老成者以為表率庶使後生少知尊賢尚德之意却不必待科名之士而後為之如此則聚辦有益而精粗不遺向背既明而趨舍自定興民心出治道此其基矣某登朝六

載三對清光每當書思之時必自盟其心不敢妄有一詞以詖悅其上近所陳二劄首篇粗述無田甫田之旨二篇略陳大風有隧之戒而主議者已不樂臺中論事之課已有疏駁其不然者恐得因此汰去未可知也副本録呈仍乞警誨幸甚瞻望旌棨惟冀為廟社保重

又

某去冬使人之還虜帥具報入春以來詞頭山積隨分又有職事卒卒無須臾閒非故於侍郎為簡也朝家屬

精公道日闢較之前此政令垢翫上下否隔不可謂不漸就清明獨是君子用之未盡小人去之不力上書論事者莫不以此為言所謂用之未盡者侍郎與真文也所謂去之不力者李知孝梁成大也二賢之本末惟良貴一疏盡之二兇之情狀獨未有人說破近因洪察小帖子言渠臺綱不肅事朝廷雖與降官某以為罪大罰輕輙冐昧繳還降官詞頭乞行鐫竄幸而睿謨英斷已並與施行矣同朝諸公與兩學之士及閭閻小民粗以

為此舉愜當而一二黨姦者猶謂只當封還不合侵臺諫之職彼豈知先正諸賢繳章蓋有甚於此者就使搖撼得去亦素心所甘也官職之榮有限名節之美亡窮近來益見得此理直是分明又時荷詹叔相與切磋警教夾持而上恐自此或更長進也趂計所月遞作此未究欲言尚冀沖養神明之舍厚培勳業之地副此延矚

與洪平齋書 咨夔

某杌杞熱時僅得一番交訊涉暑葛秋砧音題不嗣新

進士自邑中回每言郎中不相遺忘且於文字議論間多所推許吾行天下半矣不知何以得此於郎中哉鸞鳳高翔之後鳴者東咮巢於阿閣近日稍稍復理遺音絕響而賡之人共指以為明廷之瑞然較之乙酉封事其伉直之風高矣閒居幾時想泰宇益定挹樹花之生香聆庭草之再綠境與心會樂與神會所讀之書與聖賢會斯詠斯陶當有不可涯者獨恨縶維於此欲一望美人而咫尺有絳河之隔耳某資禀沉霧冒為此來官

於中都比州縣閭竟是事省且亦有一二耐久朋友可以講切近年來看得先民之所以教人只要人著己下靠實工夫不欲令人多作文字故黄離之彖曰畜牝牛吉中庸之訓曰衣錦尚絅以此彌寡於言不甚拈弄筆墨比過荆渚有諸客騎驢雪夜相訪黄其姓虛舟其號强提賦一篇號虛舟詞新進士于齋堂銘鄉人游湖索和韻又未免隨分酬答然枯燥之病深研磨之工少殆如白地明光之綾但有其渲而無精采也因歲事遣人

相聞藉手干梧教仍乞一語為參同之鑰山間論著無
惜惠寄數篇良晤未有期願言護太白之璜潔青精之
羞光此泰道

又

某臈前遣墨奴肇史問訊天目之仙五雲自山中來絕
無一點塵氣肉食者良可鄙也紀綱踵門連拜寶翰郁
然風味其臭如蘭此又在言語之外感藏何斁郎中一
代文伯袖絲綸之手籟巖谷之間芒寒色正隱然自名

動於時而每每以此相期待前書且欲某為郎廟之文夫文章合下有兩等山林草澤之文其氣槁枯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温潤譬如按樂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麄野嘲哳如某者麄野嘲哳之為也不惟不能作官様文章亦無日過花磚之夢稍待春晚得一對後則往往賦遂初詩式微緞野鶴於雙林以返其自然也赤子弄兵潢池州縣之吏不能撫安之傚傚而起前此朝家以隆興起崔先生竟不肯出頗孤蒼生之望令淮壖一向

却平靜所願如此若此去道泰年豐使吾之根本厚而
精神全則彼亦不能動矣因下問輙及之郎中閒居許
時絶口不道貿字每與温校書論到此莫不推敬學力
然亦不能不過餉臺季文之少風誼也齋宮連日祠祭
既歸又有孟陬一番人事遲來使兩日方能拜答切冀
宿硫黄門護太白墳以迓天寵

又

某兩拜劉翰一則約之以禮一則博之以文心融氣浹

良發深省向者得郎中之文讀之神彩精麗詞華絢發只作綴文之士看别未幾時今則渾造白潛矣記之規為叙置殆如白雲演邐於蒼崖翠谷間而自生態度流水盤紆詰曲瀉入長河而不見底最後最善獨善之説方是指出標本使楊君而領會此義則宜其家可以成教於國得於己斯不失望於民如百圍之木封植底本根與發生出底枝葉只是一貫世之士蓋有錯會獨善之義而自遏其躬者則亦可憐矣郎中以為何如楊君

名銓字平叔其尊翁諱濟世青城人渠不忍書其父名欲以宅字易之且更不欲出永康二字又欲以字行又欲減墓字大槩是感郎中之深知借雄文之潤色故敢忉忉說稟且肯曲筆從之不勝至幸

又

某坐窓風雨中更無羣樂之興燈花雙懸霤帖槊墮殆如痿而起醉而醒也中都海物維錯而不曾饗太牢之滋味故人念及之茲屬厭矣矧兒輩又得牽衣覔盧橘

哉近讀參同內景等書輙書數語代荅末章之戲琴床日桉胎仙舞曷室時抄姹女歌此外不消媒妁語胛家安好是黃婆此其志也所問西州事見說北兵猶未出境也風鰻日鱗雪壺友書以獻餘俟後訊詳之

又

冬未半月氣頗為寒伏惟對純坤之美履霜復之吉翁堂子舍蕙閣芝房各擁維春之祺項自使還占報兼旬不嗣音詹咏風徽遐心炯炯火後滄涼秪如前日鳴聲

譆譆雜語嘈嘈譁於民間不能自禁一日凡四五驚近者方小定蓋緣新嚴自西頭來恂恂如鄙人終是有與三軍之士同甘苦意象尹發將漕和厚詳雅善類多之京兆年來中乾之形立見譬如好家居纖兒更不禁再撞壞也詔書一肦學省首上封事雖其言未必當事情而勁氣直聲有犯無隱亦足以大為一時之壯某最無聞知者然每交四方朋友例不以凡輩見目茲豈宜妄自侻嘿效不鳴之鴈哉副草一本漫寫求教請葛公事

比以見之施行恐益重忤者之過邇外間惟蔣良貴袁廣微亦有封章來上郎中必技癢安得諸賢翕聚於朝共吐胷中之奇耶祠庭奉親冬日為況何如松以貞霜故雋敢書此為郎中賀

又

某每得郎中書輙數日把玩不能去手守至忽遽中復恵魚兎帖抉精意於象外露生機於畫底己迥然不肯作世間書所謂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

无住對也第欲某下觀復一轉語不識郎中真以迎長
日之至者為復也夫自夏五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復
也自午初至夜半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
子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者一紀之
復也天道循環卦脉通流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析
之為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故
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
子却以動靜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

分或從中孚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本氣餘氣縱施横設無不可觀只看人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彼歷家以尺管候陽氣醫家以寸口切陽脉修煉之家以鉛鼎玄珠進火候般運之家以敲竹喚龜鼓琴招鳳行子午法皆取之造物還體之吾身豈有秀於百家九流而不掘易髓躡天根哉郎中六七月間退居南窓之下必能静閲陰陽進减之理洞和往聖參同之鑰不知於此時節作何卦會作何爻看龍蛇之蟄

未嘗不安也尺蠖之屈未嘗不伸也稻﨟而秀麥仰而生未嘗不自裕於天壤之閒也想朋友之進說於郎中者多謂雪霜摧剝之久則其發達也必艱須俟朋來而後無咎此猶未免於周孔脚跡下盤旋真知郎中之心者未必爾也參子黄昏亟命小童汲井花洗破硯漫答來教不覺盈紙曷日胥會析薪煑魚共談精到

又

某閣不奉山房之箋蓋有待也天道左旋一陽來復朔

日南至二首爲章謂十九年逢一章雲物必瑞水泉必清賢者必爲時挺出如芸芬荔馥弗可得而遏胡爲黄紙除書尚不到天目山耶清源之收久已建纛瀘水之帥免牘已上不信潛郎之終於潛耶近嘗蠡測管窺造化之運含洪之德雖至發用之功稍遲宣滯底和要須有人焉斡旋於其間而後能成物令官陰陽府萬物者半是占雲候氣之家而獨無以身賛化之士則涸陰之未解而稚陽之不舒無足怪也姪子槩頗有志讀易因

其侍叔父西歸使誦所聞以告幸參擇之送卭州王進士一序就録請教且以驗進減工夫毋以頌而以規可也書窓得半日晴喜為作此魚酒伴書極艸艸它俟臈前折梅花以問訊

又

某日困秋暑一夜風雨撼揺窓屋殆如蘧廬得爬不必倩麻姑亦審為之一快也不審郡害稼否屢収寶帖備見講學之力解經之功韓蘇二子皆因作文章時見道理

故前輩為之傾倒然東坡如銀山鐵壁占得地位十分
完牢退之如欹篁偃松未免一時有倒贓處畢竟本心
磨滅它不得若劉柳諸人則合下墮坑落塹不必問也
富而可求一段伊川以義言上蔡以命言盡之矣更有
新得望時書所見以瑩其疑又有借書之請山房年來
儲藏頗富必抄得阜陵實錄日曆會要等書及稼軒石
湖趙忠定王宣子輩文集或行述碑誌與南軒奏議豫
章江陵長沙鄉里成都等志專遣人懇干執事幸語魯

叟輒尋昇小厮以回不勝至感每思一事雖摸摸索索記得三二分但精魂不强終是遺忘又未免東坡獺祭魚之戒亦可憐也金星書亘見沿路黒青此為何祥耶抽織錦之一機露標月之半指正有資於耐久朋友也魚酒伴書一笑領略對客草草照之度外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

[illegible]

謄録監生臣汪　[illegible]